

黑龙江 逝去的

张持坚◎著

MEMORY TO HEILONGJIANG

◎邓小平称赞王崇伦抓豆腐“抓得好”◎胡耀邦神秘的中苏边境之行◎大兴安岭“五·六”森林大火亲历记◎一架苏联客机被劫持到中国以后◎一个“残留”在日本女人引发的凄美故事◎向布什夫妇送“飞鸽”◎陈立夫谈养生◎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武疯子”探寻◎绵延的“25公里”◎烈士活着◎人之幸运◎从拉哈启程◎荧屏往忆◎小小离家◎“北大”毕业◎文明的碰撞◎甜蜜和苦涩的融会◎一颗牙已不工作……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
逝去的

张持坚◎著



MEMORY TO
HEILONGJIANG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黑龙江 / 张持坚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07-08994-6

I. ①远… II. ①张…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1881 号

责任编辑: 吴英杰

封面设计: 励忠发

封面题字: 吴绥达

封面摄影: 冉小庆

装帧设计: 吴瑞方

远去的黑龙江

Yuanqu De Heilongjiang

张持坚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994-6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一

持坚与坚持

曹焕荣

“我叫张持坚，名字很好记，把‘坚持’两字倒个个就行。”1971年冬，已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报》见习编辑的我前往五师五十团二营采访，见到这位来自上海的新闻报道员，听到这番别致的自我介绍。

弹指40年。当我面对集张持坚毕生写作之精华的《远去的黑龙江》一书，“坚持”二字再次涌起于胸。

新闻界不兴称“腕”，但张持坚堪称新闻界的“范”。在我眼里，他为文，可作范本；他为人，可作范例。他是那种最纯正、最像样的记者，已将对新闻事业的忠诚渗透全身每一根血管。谁想当个好记者吗？请以他当标本、当模板，看看他这些年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时空迁移，技术突变，理念更新，21世纪推崇求变求新。然而，此时观察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了什么以及在各种复杂局面下如何“坚持”，这种做法同样具有丰富新意，会使当今求新求变的各种探索更有基础和底蕴。

40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得多重、利益格局变得多样，人的诉求变得多元，这使很多记者变得迷茫，甚至误入歧途。而张持坚“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外界再变，自我的一种角色认定不变，决不在记者的基本行为准则上失范。2006年底的一天，时任上海证券报总编辑的他忧心忡忡地找我，谈到前不久我们的共同朋友、上海期货交易所前任老总转述的一位日本经济记者的话：“中国经济记者权力真大”，“想报什么就报什么，想怎么报就怎么报，有的报道一看内容就知道记者‘超越权限’了；有的报道则很‘外行’，话说不到点上；有的轻率地、主观地作判断、下结论，误导受众、影响市场”。他准备写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你现在主持的《上海证券报》办得红红火火，你个人在全国经济记者中的影响又不小，就不一定出这个头了，否则会不会伤及自身？他说：“这些都没什么，只是现在经济记者在经济领域掌握的话

语空间很大，如不加强自律的话容易出问题。”不久，《新闻记者》杂志刊出一篇题目十分鲜明的文章：《为什么日本记者说“中国经济记者权力真大”——关于我国新闻工作规范操作的思考》。

张持坚就是这么一个把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看得不能再重的人。1973年春，他和我有过一次合作，在《兵团战士报》头版刊发了一整版批判《南京之歌》的文章。“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这首表现城市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歌曲在我们的笔下成了“反动歌曲”，传唱这首歌的人被扣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帽子。在以后的新闻历程中，他从不回避这段盲从的历史，多次反思“当年我们怎么会这样”。凭借这种自省自励与自觉，他至今仍习惯性地想“现在我们怎么会这样”。记得两年多前，张持坚发电子邮件与我谈及媒体上一些炒作、造假、恶搞的事例，认为这些报道使当事人“受伤的心加重了痛”，应从伦理的角度寻找原因。我看到他就此在《新闻战线》杂志发表的文章《新闻伦理道德——媒体从业人员亟待强化的理念》，尖锐指出：对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要自觉强化新闻伦理道德的理念，意识到自己的伦理选择对社会、对受众的重要性，从而审慎地行使好党和人民给予的新闻“传播权”，稳妥地处理好有可能造成伦理问题的新闻信息，不要因为竞争激烈抢新闻而放松“约束”。

身处今天的新闻界，张持坚说自己不时感到某种困惑。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落伍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得太快。有些记者采访5分钟，就有本事写成5,000字；有的通篇都是含含糊糊的“一个年轻人说”、“一个上了岁数的外国人说”，全无五个W的概念；有的动不动就上互联网“扒文”，置知识产权于不顾，等等，这在他是想都不曾想的。对此，张持坚除了写文章阐明理想中的规范，还坚持按自己的理念行事。大兴安岭火灾，前苏联飞机被劫持到中国，胡耀邦中苏边境调研，浦东开放开发……一篇篇记述二十多年前重大事件的稿件新闻要素齐全，背景材料充分，言句确凿，数字精准，细节入微。以下是《解冻——1984年胡耀邦中苏边境之行追记》中的几段：“在江边，登上解放军边防某部八连6层楼高的观察哨，胡耀邦举起望远镜，仔细瞭望对岸。又把望远镜转过来，看了一遍黑河市。‘不行，破破烂烂的，和人家比差远了！’他不由得摸了一把脸，说：

‘这里搞不好，脸上无光！’”“一张边境地图铺在地上，胡耀邦拿出眼镜戴上，蹲在地图前，边看边问黑河地区的情况。”“早晨七点多钟，当地大约二百来名干部，聚集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前面放一排桌子，算作主席台。没有配话筒，以防对面苏联能接收到。胡耀邦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行铅笔字。他微笑地望着大家，一开口说了八个字：‘南有深圳，北有黑河’。”透过这些文字，感染力、吸引力和公信力应有尽有，我们能不佩服张持坚的敬业？

有很长一段时间，张持坚在新华社浦东支社和上海证券报工作，办公地点位于繁华、豪华的陆家嘴金融开发区。我们曾面朝眼前的一幢幢摩天大楼谈到，作为一个中央媒体的记者，身在“陆家嘴”，不能忘记“周家嘴”，后者是上海杨浦区一条工厂密布的马路，产业工人集聚；关注“中关村”，不能忘记“小岗村”，也就是说眼中既要有高科技，还要有“三农”。是否具备这种视角，涉及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很难想象，在浦东支社时，他们在偌大一个浦东没有办公室，他和另一位高级记者谢金虎走路、坐公交，后来开上一辆旧“普桑”，常常在路边与民工挤在一起吃盒饭，接着就上工地采访。

《邓小平与浦东开发》、《基辛格夜游浦东》、《美国出版的地图标浦东了》等一批优秀新闻作品，都是含辛茹苦的成果。我记得先后在浦东新区工作过的老领导赵启正、周禹鹏曾不止一次说：“没有张持坚、谢金虎，浦东整个九十年代的对外宣传就不可能搞得如火如荼。”在干部群众的心目中，他们是比浦东人更熟悉这块热土的“浦东通”。比如，他们两位居然挖掘出陆家嘴高耸的国旗旗杆竖在哪家的旧房基上，有一年国庆节为这一动迁户写了一篇特写：《“我家原在国旗下”》。

有人可能以为，张持坚几十年在记者的岗位上如此“坚持”，他是不是一个守陈有余、创新不足的人。其实，这些年他经过一次次精彩转身，从一个长期从事党政报道的记者，成为证券报道的“把关人”，近来对期货又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还经常到大学和新闻单位讲课，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焕发青春。也有人以为，张持坚为“坚持”一定会活得很苦很累。事实上，这些“坚持”的内容一旦上升为人的意志或者意识，就会变成月月年年一以贯之的自如，而不必刻意为之。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党和国家政通人和的年代，一个传媒产业日行千里的年代，一个激励个人才华喷涌、尽展宏图的年代，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全身心地干点事呢？而有些事，一旦被视为“事业”，像张持坚那样多一些“坚持”又何妨呢？

序二 永远的光荣：为祖国的复兴鼓与呼 ——读张持坚

贾宏图

老朋友持坚出书，真有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感觉。他是不鸣而已，一鸣惊人。

对我来说，我是先读人后读书的。

在北大荒混了八年，结交的朋友何其多，大概持坚属于最铁的朋友之一。我们相识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刚从最边远的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调到兵团战士报不久，随从宣传处的韩忠志处长到查哈阳的五十团搞调研，那时张持坚还在连队当报道员。他大概还不到二十岁，但显得很成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诚恳热情和认真细致。而且，我发现当时他的文字能力高于团里报道组的一些成员，我问团里的一位领导同志，这样的人才怎么不调到团宣传股，他吞吞吐吐地说他的家长有点政治问题没有搞清……在那个极“左”年代，一个莫须有的问题可能就会毁了一个年青人的一生。在离开团里之前，我向持坚暗示应该让父亲所在单位出具新的政审材料。拨开乌云见晴天，很快持坚被调到营部搞报道，不长时间又调到团报道组。我自然为他的进步高兴，他来佳木斯送稿时，我们无所不谈。和我们一起闲扯的还有“伪知青”李惠东——一个大学毕业生、小知青吕永岩等。路过哈尔滨时，他还常到车站附近的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他们很喜欢这个诚恳礼貌的上海孩子。

后来当他以反映快、发稿多的突出业绩调到兵团战士报（后农垦报）当记者时，我已被招工到了哈尔滨日报了。再后来，他卓越的新闻才能被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发现，记得当时他写了一篇50年代南京农学院的六个毕业生自愿要求开发北大荒，而且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发了一整版，《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只发过千字的小通讯，曾大喜过望。我想，都在兵团搞报道，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从一个连队的报道员，成为国家通讯社记者、后任分社副社长，张持坚走的路很令人瞩目。当然还有下乡到十六团的上海知青曹焕荣，也从连队报道员成为最重要的党报《人民日报》的最重要部门的首长，这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荒新闻系”的光荣。

同在一个城市的新闻界共事，更是合作多多。我是他的最主要的“线人”，凡是《哈尔滨日报》知道的信息，当然也在他的掌控中，聪明的张记者很善于在这些零散的素材中发现“全国意义”，从而成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我也因为经常知道一些上头精神，而被报社领导高看一眼，这自然也是持坚单线向我传递的。

1983年我调到哈尔滨市委办公厅当搞综合的副主任，自然也成了他的比“线人”地位要高级的“情报人员”。那个时候，持坚对哈尔滨的报道很多，大概也有我的功劳吧。他也利用采访主要领导的机会鼓吹我的能力，只因我的才疏学浅，又不善于交往高级领导，两年后又回报社写我的小稿了。那时，也调到黑龙江日报工作的李惠东兄、以及持坚和我，无愧是本省新闻界的“铁三角”。工作上的关系不必说，每年的大年初一，李兄都领着持坚和我给兵团的老领导拜年，看望老战友，最后到我父母家吃年夜饭。酒过三巡，惠东便开始“控诉”当年如何受我们知青迫害之事，逗得弟弟妹妹大笑，真是其乐融融！那是我家最快乐的时刻。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后来持坚调回了上海，本来他在黑龙江是大有政治前途的，他还是坚定不移地打回老家了，还干他终生热爱的新闻。人虽走了，联系从未断过，逢年过节不忘问候，听说老母亲去世，他还托惠东去吊唁；儿子结婚，他让惠东代为表示，兄弟情义无非如此。

一晃，我的儿子大雷和持坚的儿子张勤都长成了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也许受了我们的“不良影响”，他们都好文，张勤的小说写得很棒，大雷也在报上开专栏多年。他们大了，我们也就老了。暮年将至，格外怀旧。这些年，我们的联系多了起来，我写的知青的文章，他是最早的读者，读罢，多有感慨，鼓励我写下去。而我也一再督促他，快把当记者的经历，特别是对黑龙江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的报道和对中国重要人物的采访过程，都写下来！还好，他很快动手了，每写一篇都传到我的信箱里，我以先睹为快，并提出意见，以其臻美。这期间，其中的一些篇章，在《人民日报》、《文汇报》、《黑龙江日报》等报刊发表，都受到好评，还被文摘类报刊选载或入选集子。作为相知深厚的老朋友，我真为他高兴，高兴他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代。

在朋友们的千呼万唤中，这部《远去的黑龙江》终于和我们见面了。看了这部

书，我首先想到的是梁晓声看了《我们的故事》给我写的信——

“宏图，我对你此书的评价是——无一等的情怀，断无这样一部书问世。无这样一部书问世，关于知青的历史，则不能是真实的历史。”

而且，我由衷地认为——我的几部所谓知青文学代表作，其社会认知价值的总合加起来，尚不及《我们的故事》一书的分量。”

现在我同样可以对持坚说：“持坚，我对你此书的评价是——无一等的责任感，断无这样的一部书问世。无这样一部书问世，关于黑龙江省的改革开放历史，则不能是完整真实的历史。而且我由衷地认为——我的关于知青的故事，其社会意义，显然大不如《远去的黑龙江》一书的分量。”

同时，我还想到了钱钟书先生对老作家吴泰昌写的“亲历大家系列”的评论：“兼有史料价值和轶事笔记趣味”；而文学大家孙犁推许其“文字流畅，考订详明”。我以为用这些大师的话来评价持坚的这部书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我一直不同意“新闻是易碎品”的观点，真实的新闻就是历史的纪录，对历史有高度责任感、敢于直笔的记者就是当代的司马迁。比如持坚对胡耀邦同志1984年8月中苏边境之行和视察北大荒垦区倡导家庭农场的报道，就是“信史”，就是永存史册的丰碑——因为耀邦的这次访问开启中苏关系解冻的历史，也推进了整个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许正是引用了持坚记录胡耀邦边境之行的真实材料，我撰写的报告文学《解冻》曾获“当代文学奖”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当然，持坚这部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作家提供详实的材料。

其实有持坚这样工作经历的记者不少，但他们却没有写出这样的大作，一方面是因为持坚的高度责任感，另一方面因为持坚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他是一位有高度职业精神的记者，别的不说，你就看他三十多年记下的那几十本记录详细的采访笔记，就知道他的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我曾陪老一辈的作家刘白羽访问黑龙江、陪同徐迟先生访问希腊，我曾亲眼所见，他们都是七十以上的高龄，每天都写采访笔记。而年轻一代，我只看到张持坚有像他们那样认真地记笔记的习惯。正是这几十本笔记，为他提供了写这部书的宝贵素材。

也许这部书的成功，还因为持坚的人格力量，他待人诚恳忠厚、谦虚谨慎，大人物觉得他可信，小人物觉得他可亲，能对他说心里话。几十年过去，他采访的许多人无论高官，还是普通的老师、工人，还和他保持着朋友的关系。这真是难能可贵。

也许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持坚是个杰出的记者，还是个优秀的作家。我以为他还是比较早摆脱“新华腔”、“新闻体”的记者，他对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倡导写“散文式新闻”很认同，认为新闻不应该板着脸孔来讲，新闻是生活的反映，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可读、可信、可亲的。从这部书中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不事声张、不故作玄虚的朴素文字，但真情饱含其间，简约而富有张力，读后让人印象深刻，又回味无穷。很少有人知道张持坚的文章曾救过人一命的事。而这件尘封的往事为人知晓和我有关。我因写《我们的故事》在上海搞过一个讲座，来听讲的人中有一个在吉林插过队的一个上海知青名叫刘希平，他从“我们的故事”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自己辛酸的往事，想到三十多年前的1978年4月的一天，很偶然地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个叫张持坚的下乡知青写的散文“我的家年青了”，竟连读三遍放不下来，深受感染和启发，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进了阳光。他出身不好，尽管努力劳动刻苦学习，但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情绪非常低落，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张持坚的文章使他看到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在一点点地变，“左”的那一套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自己的状况也一定会改变的。他重新鼓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驱散了轻生的念头……他在《我们的故事》中看到我和张持坚的合影照片，便向讲座的组织者打听到了张持坚的联系方式，立即赶去会面，已年近六十的他，诚挚地向张持坚表达了埋藏在心里三十年之久的深深的谢意（详见书中《三十年后的相遇》一文）。作为一个作家，一生就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也可足矣。

文章好写题目难就，还好，持坚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说：中国的改革“纵然坎坷曲折，难免迷雾重重，但思考与笔之所向的‘准绳’始终如一，那就是为祖国的复兴鼓与呼，为人民能在明媚和谐在阳光下过上好一些日子，写啊写”。他说出了我们那一代记者的心声！

于是我写了：永远的光荣：为祖国的复兴鼓与呼。

自序

别让经历随风而去

这本书，是我青春岁月一些难忘经历的实录，包括参与的事，接触的人，也包括一些思索和情感。

人生的走向是很难预测的，尤其在那个扭曲的时代。1969年5月，当我18岁生日刚过、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离开上海到七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时候，心绪是繁杂而又空落的：不知道社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更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有怎样的景况——还有读书的机会吗？有前程吗？它在哪里？或许，再也进不了课堂，再也回不到黄浦江畔和亲人的身旁，一辈子就在土地里劳作了……

慢慢地融入了知青这个特殊的集体，慢慢地体悟到了成百上千个年轻人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激情和暖意。那些品学兼优、才华横溢的知青战友，成了引路的人。而纯朴勤劳的老乡，也在默默地浸染着你。广袤的黑土地把中国底层的真情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触发你深深地思索……于是，我，一个热血青年行动起来，一边挥锄抡镐，一边学着写报道、搞宣传，一开始的路走得是那样地稚嫩和歪扭……可不曾料到的是，机遇渐渐地在靠拢过来。

——一步步地，十个春秋，从连、营、团到兵团报社，再走进国家通讯社的行列，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因深知来之不易，便格外地珍视，不是荣光，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那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多灾多难的祖国开始了艰难的涅槃。我一下子站在了“国家的位置”上，拥有了一个观察、记录和参与改革开放的非常难得的“前沿视角”。一系列难忘的经历便由此起始。而下乡的磨砺又成了把持这些经历走向的坚实的基石。

是的，从黑土地里吸附的气息，和转折时代的脉动是那样地相融和合拍，从而由衷而又坚定地认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同“中国唯一的出路在改革开放”。期间纵然坎坷曲折，难免迷雾重重，但思索和笔之所向的“准绳”始终如一，那就是为祖国的复兴鼓与呼，为人民能在明媚和谐在阳光下过上好一些的日子写啊写。

——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下乡知青和新华社记者，两条不同的轨迹此刻如此顺畅地合而为一。

经历——再苦、再难的经历，都不会白过，最终都会沉淀为财富，滋养你，丰润你。

有时想：一个人的经历是“私有”的。但又想，不完全对。因为有些经历，是和组织、和社会创造的条件分不开的，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有这些经历。于是，不妨把一个人担当的社会角色，看做是公众利益的代表，不妨把由于这个角色而获得的经历，看做是“公有”财产和社会资源，而不应狭隘地视为“私产”。

还想：一个人的一生由各种经历组成；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由于种种经历，我们成长和成熟起来；社会也是在各种经历中摸索着、总结着，向着科学和理性的方向前行。

可惜的是，我们许许多多的经历没有留下来，随风飘逝了。这无疑也是资源——精神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对经历的价值重视太过欠缺，或许对经历的记载、积累和整理也太过忽略——人生匆匆，不经意间，一些宝贵的经历随之化为乌有，了无踪迹——遗憾啊！

于是，不敢怠慢，整理了自己的“青春笔记”，写下了改革开放和人生进程中的一些经历和所思所悟。难免局限，难免偏颇，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也无论表述得合适与否，如果对读者、对社会能有所裨益，便备感欣慰矣。

这便是我和这本书的期待。

目录



序一 持坚与坚持	曹焕荣	1
序二 永远的光荣:为祖国的复兴鼓与呼		
——读张持坚	贾宏图	1
自序 别让经历随风而去		1

和前辈的交往



杨易辰的身上洋溢着—股气势	3
文敏生的平民作风	9
邓小平称赞王崇伦抓豆腐“抓得好”	11
培养陈俊生	13
胡耀邦旧事重提,语重心长	16
李力安说:“搞现代化光靠我们不行,需要你们参加进来”	18
李根深最难忘的一幕:目睹苏共中央人员从克里姆林宫玄溜溜撤出	20
邵奇惠的“传奇”和必然	32
胡耀邦中苏边境破冰之行	47
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冷处理”	64
春节家宴清洁工人	68
孙维本第一次下乡的“插曲”	70
兴安一月	
——大兴安岭“五·六”森林火灾采访日记和补白	72
“醒得早,起得晚”	118
岳岐峰叫我“老插”	126
“黑龙江面临‘翻两番’能不能翻上去的严峻局面”	127
回到上海	133

时代一页



烈士活着	137
人之幸运	143
自信心的觉醒	147
迷人的乡村风景	154
“武疯子”探寻	159
劫机事件:中苏关系缓和的意外契机	164
绵延的“25公里”	174
观察、思考、呼唤——转轨初期的采访随笔	177
纯美的良知	
——一个“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引发的故事	196
陈立夫谈养生	209
向布什夫妇送“飞鸽”	214

人生底色



从拉哈启程	219
“北大”毕业	224
少小离家	229
文明的碰撞	236
甜蜜和苦涩的融会	240
几多痛楚 几多成熟	246
荧屏往忆	251
珍惜机遇	255
探亲的回味	259
三十年后的相遇	262

回望新闻



为什么日本记者说“中国经济记者的权力真大” ——关于我国新闻工作规范操作的思考	267
新闻伦理道德 ——媒体从业人员亟待强化的理念	275
公信力至上 ——记者和专家学者打交道的学问	281
求准确 求科学 ——记者和数据打交道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287
政府信息是公众资源 ——一个新闻工作者对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认知	297
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	302

情愫



嫂嫂	315
父辈的气息	317
一颗牙已不工作	320
与烟酒无缘	323
暖暖的……	325

后记:经历有了新的生命	330
-------------	-----



MEMORY TO
HEILONGJIANG

○ 和前辈的交往



